

(明)黃宗會撰

紹齋文集

(明)歸昌世撰

假庵雜著

瓜蒞庵藏明情堂故叢物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邵齋文集

(明)黃宗會撰

邵庵雜著

(明)歸昌世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字 謝稚柳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縮 齋 文 集

假 庵 雜 著

〔明〕黃宗會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25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 800

統一書號：10186·392 定價：0.79 元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本來是學問淺陋、知識貧乏的一個人，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傅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爲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繹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入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以之易米，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翦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將來擬編成一本《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及《漢魏以來磚石碑刻簿錄》。

人貴自知。我的目錄版本之學，是很不高明的，又喜歡自誇，每得到一種自以為銘心之品，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宋名臣言行錄》、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趙君說：「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不得為私人所有」。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又如日本刻本的《大唐西域記》、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等書，因為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故使物歸其所。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尤其是路工同志餽讓我明崇禎間刻本《玉塵新談四種》是當代的孤本；清宋起鳳著《稗說》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故友蕭菊君（璠）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救狂

砭語》，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爲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爲潘耒《遂初堂集》未收，極爲罕見，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燕程日記》爲僅存的抄本，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笥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爲《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招
齋
二
集

序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

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誤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為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為茲集。序曰。澤望之為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鶴鶴效。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鵠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為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



山巔水涇之際。此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為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是亦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蘓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為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亡也。謝臯羽

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適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轉難羽。未百年而發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為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為墟。壤蒸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此從南雷文約錄出。較原本節去五六句。

竹浦悲風暗藤龕
落日殘一腔猶熱血
萬古愆神寒人近伯夷
隘初非東野酸可憐
精術恨莫作劫灰看

木杪屋巔裏
心知諫有誰
鼠竊蠹蝕後
物色更堪悲
莫悼天

年天長教詩卷
垂三黃真鼎足
未許里兒窺
時有妄議乞生爲下耳

國運方衰日
家極盛年
閨門真克世
隻手莫回天
病革還欲鳳

吟成空化鵲
蓬萊後復幸得
遺編

金祖望題
三初後歸時寫詩集錄出

此乃開國之重刻也
其於大朝國書山房
未幾而書
其於宋而平而繁
爲五雷大之
其於清而大聖之
文劍庫
其於其望予之
大朝庫也
其於其望予之
大朝庫也
其於其望予之
大朝庫也
其於其望予之
大朝庫也

縮齋文集



姚江

黃宗會

著



地氣

風氣之開闔通塞。蓋隨於時。而其釐弊改俗。實因人以驅之。是以強弱美惡離合之故。遞相易而行。國土變改。人民遷徙。千百年間。地氣判然若別。而小儒猶以南北之殊。一古今之限。又何足以觀遠而論始也。夫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有為形勢之論者。則曰。帝南者不能北。有尺地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有為習俗之論者。則曰。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剽勁。有為運數之學者。則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是三說者其不足以知學而達變則一。然
而害道最甚者。莫甚於運數。自俎豆冠裳之氣盛。則南勁。南勁
則兼北。於是解編髮。朝左衽。以內屬。漢唐之盛時有之。惟聖祖
崛起南服。驅幽并數十世根株之。而徙之。彼吳晉陳隋興廢
之陋蹟。一舉而新其轍。南北形勢之論。直井蛙之見。爾又何足
置喙哉。擅裘騎射之氣盛。則北勁。北勁則兼南。於是楚亡於秦。
漢并於魏。猶可言也。因而羯夷分晉。安史弱唐。女真蒙古迭起
而滅宋。悲夫。尚忍言乎。而曰將治自北而南。不幾於偵乎。我故
曰。害道最深者。莫甚於運數。且幽冀兩河之地。有聖賢之遺教。
焉。仁義之餘施焉。詩書禮樂之所漸摩焉。自春秋時已有慕夷

即我之風由唐而後。則離中國而入夷戎者日多。故其言語。幣服用。習之恬不為怪。視畔君父如置奕。然雄勇者為之登陴陷陣。轉鬥千里。以同類為魚肉。其次亦崩角胥附之踴躍而觀赴之於極亂毀壞之日。而欲求節慷慨之士。噫乎曠世而一覩焉。而吳楚閩粵之區。自上世已夷之。謂其先叛而後附者矣。謂其慄悍而輕於去就者矣。然而當中原衣冠胥靡。禮崩樂弛之時。江左以沮洳一葦可杭之地。留既毀之彝倫。且也金鰲佳山。敗亡漚沫之餘。其忠憤挾風濤以壯於千古。視夫王都帝畿。風雨所會。民物財貨所聚。金湯天險百二之雄。叛臣降將之所枉甲而投戈。之所裸袒憑几而揮斥。與夫逋臣之所流涕而

悲未泰者。宜其地亦與有恥焉。而況乎舊德名脣。又不憚以其
身為鯨鯢菹醢。收潰渙奔駭之人心。不量力以當披猖百戰之
衆。雖或乾坤聿毀。而感慨慕義者往。抱祭器悲故臘。相與慟
哭於窮壤絕徼之區。瀕頓九死而不悔。而曰南方風氣柔弱。亦
非格論也。然則古今南北之論。皆非與。我固曰。風氣之開闔通
塞。蓋隨於時。而其釐弊改俗。實因人以驅之。至於運數之說。斷
乎害道之甚者。君子安取彼。

原亂

昔孟子闢楊墨。謂其無父無君。予初疑之。楊子混榮辱得失以自守。而墨子至捐頂踵以備世之急。豈非因時之所趨而救之。亢然欲以自絕一時哉。彼儀秦衍代之徒。方以其鄙陋委瑣之習。譎誑傾奪。以為狐為鼠於時。顧不是之憂。而區區取學術疑。以之間。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後世至於人相食而陷於禽獸。若旦暮然者。舍其大而求脩於細。何居。韓退之之於佛老也亦然。不塞不流。不止不得。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當唐之季也。所以浸淫糜爛壞天下者。百端。佛老初不敢任其咎。為此說者。宜若已甚矣。厥後王介甫憤然曰。方今亂不在於佛。乃在學士大。